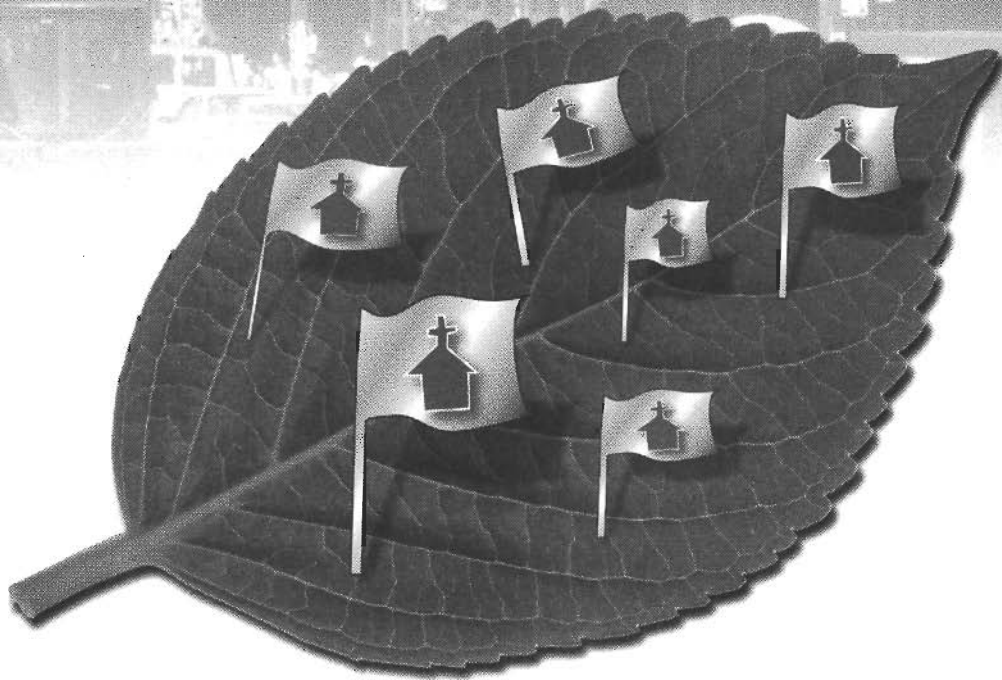


淺探海外華人教會 的地盤文化成因

謝任生



筆者第一次聽到「地盤」這個名詞與教會的關係，是從王永信牧師口中說出。在1976年世界華人福音會議於香港籌備期間，筆者擔任大會的辦公室主任，有幸與王永信牧師一起事奉，陪伴他一起出外領會，「地盤主義」就是在他領會中常提及的。60至70年代的香港教會，宗派主義及福音派教會每多各自為政，「地盤

文化」正適切地形容當時的處境。王牧師極力反對這種地盤文化，故此對推動當時所舉辦的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而言，的確是一個很中肯的議題；但想不到，時至今日，這個問題仍然存在。

那麼，何謂「地盤文化」？筆者在香港教會長大，又在澳洲牧會多年，所以只能從香港及澳洲

的華人教會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。筆者認為造成教會間存有地盤文化的原因，特別是在海外的華人教會，值得從以下幾個範疇來作反省：

一、宗派間的保護主義

60至70年代期間，華人教會正處於福音教會與自由神學教

會的對立期，宗派間少有合作。另外，當時一般有宗派背景的香港教會，多受其所屬差會的支配，特別是在經濟及決策上有所倚賴。故此，當地教會若要拓展國度性的合一工作，甚或是個別堂會的發展，都必須得到差會方面的同意方能推行，而一般海外差會也需要向其本屬總會有所交待，故此三者間不免存有一定的張力。這實在是令人遺憾的事，也間接形成地方教會間的各宗派產生保護主義和地盤文化。

70年代後期，香港經濟起飛，香港本土教會也因經濟充裕而不再需要依賴差會的資助，從而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。另一方面，教牧同工在神學學識和經驗上也漸趨成長，對上帝國度的視野擴闊了，而神學院對平信徒神學的訓練也開始普及，這實在有助打破宗派主義的藩籬，使不同宗派的信徒與信徒間多有接觸和交流，也使香港華人教會漸漸脫離宗派主義的地盤文化，而走向求同存異的合一，特別是聖徒相通上的合一。這對香港教會而言是可喜的現象。

可是，對海外華人教會並不如此。海外華人教會在宗派主義的地盤文化下，仍是處於自我中心和保護主義中。筆者在澳洲牧會達十五年多之久，其中最困難的工作，就是當地教會聯會或一些機構舉辦的聯合性事工，往往受地盤文化所阻礙，以致不參與、不合作，或只是消極的參與。筆者認為其中原因之一，是怕自己的羊都跑到他人那裡去

了。不過，平心而論，又必須在此一提的是，華福會對海外華人教會的合一，的確是作出了很大的貢獻，特別是大力倡導國度運動，鼓勵教會與教會之間的合作和瞭解，例如召集當地教牧同工及領袖互相交流，舉行聯合聚會等等。

二、教牧同工對國度的短視

海外華人教會「地盤文化」的另一個成因，是受教牧同工的自我保護意識所影響。海外華人不少，而海外華人教會也很多，只是有些教會人數經多年來的牧養，仍只有四、五十人。但教會數目竟有百多間或以上，如此很容易造成事倍功半、資源重疊、自我中心及彼此競爭的情形。加上一些華人教會的成立，並非藉宣教或植堂的熱忱所推動，而是因為教會內部分裂(church growth by splitting)。這不能不說，我們缺乏了國度的屬靈眼光，或是因一己的私心，又或是只眷戀自己一手所創的江山。所以，要消除教會與教會之間的「地盤文化」，我們教牧在教導及以身作則上，是有一定的責任。

三、海外華人教會生存上的掙扎現象

上文提及海外華人教會不少都是小堂會，人數多在四、五十之間，因此在經費上、事工人才，以及牧養上，自然多會處於掙扎求存的困境。筆者察覺到，這些小教會在教義及信仰上少有

重大的分歧，相反的，大多都是福音派型的堂會。說實話，他們是可以重新結合，按地域、人數及行政架構作調整而加以植堂的。可是，為何這類的堂會總是要在生存上掙扎求存，而不肯聯合起來，重新分配牧養工作呢？究竟有多少所謂的困難是無法解決的？筆者恐怕，這些困難多是人為的因素多於處境的因素吧！這不得不說是另一個造成海外華人教會處於「地盤文化」困境的原因。

四、海外信徒對本土教會的眷戀

不少移民海外的信徒，初到外地總會四處尋找適合自己的教會，也有一些信徒會回到自己所屬的宗派教會(這些信徒往往比較有穩定的教會生活，因為他們多能找到以前相熟的弟兄姊妹)。故此，造成不少信徒會到處逛教會(window churching)。不過，當他們安定在一間教會後，特別是在教會裡有事奉崗位，地盤文化也就往往冒出來了。有些人會說：「我以前在香港的教會是這樣的，所以，教會現在也必須如此才行。」這種眷戀昔日光輝和溫暖情懷，而強加於現時教會身上，正是造成另類的地盤文化，這不但形成教會領袖間的衝突，更嚴重的是，他們以為這就是愛主，甚至以真理之名，作出傷害真理及教會的事，干擾牧者牧養的職事。

按筆者觀察，一些信徒在海外因為不能重尋昔日位居的工作

要職，在教會事奉上一時又未能被確認和受尊重，加上要適應移民生活而出現的家庭問題，很容易在不知不覺間，把個人的困擾發洩在教牧同工身上，造成不少曾經為主開山劈石的牧者，最後也只能黯然神傷的離開自己一手撫養成長的教會。尤有甚者，這些教牧所受的創傷直接影響了他們夫妻間的感情和子女的信仰，這些海外信徒所現出的地盤文化，又怎能不叫人唏噓萬般！

五、教牧同工生活上的困境

信徒對一間堂會的成敗，往往會從主日崇拜人數與奉獻收入來衡量。如此心態會對教牧同工構成一定的壓力，特別是羊群的流失問題。試問沒有崇拜的人又那裡會有奉獻收入？所以，不少教牧同工為了要守著羊群不致流失，為了教會收入不致入不敷支，為了要證明自己有牧養的恩賜，就不得不採取保護

主義和進行地盤文化。輕則自己盡量不參與國度性的聯合事工，重則不鼓勵弟兄姊妹參加其他教會的活動及聚會，甚至也不宣佈，海報也不許張貼，以免他們跑到別人的教會去。另外，一些教牧同工為了要壯大自己的教會，突顯自己的才幹和恩賜，好能吸引其他的羊跑到自己的教會來，於是便會有意或無意間在自己教會中加強地盤文化。其實這種心態是不必的，因為教會不是屬於誰的，教會只能屬於基督的。可惜這類的教會及牧者，就是缺乏了國度的心胸。

筆者指出以上幾個構成海外華人教會地盤文化的可能成因，是多年觀察所得。筆者不敢說是完全正確，也有待教牧同工及學者以愛心磋商和尋求出路。只是筆者個人認為，沒有上帝國度胸襟的教會及宣教觀，沒有正確的

牧養及治會動機，沒有教牧同工間的彼此體諒、支援、真誠合作和經常共同禱告，我們所作的宣教或差傳事工，恐怕多會是一種自我中心的競爭和自我榮耀的功蹟。要使華人教會，特別是海外的華人教會在普世宣教事工上有承擔和有貢獻，華人教會就必須放下堂會的自我中心；大的堂會不要老是想盡辦法去增強自己，小的教會也不要因自己處於弱勢而氣餒。而教會領袖對牧者，也不要只從人數和奉獻的數目去衡量牧者的成敗；牧者也不必每個主日數點羊群，怕他們到了別圈子裡。大的堂會應當在金錢和人力上支援小的堂會，特別是不隸屬自己宗派的小堂會，作出具國度胸襟的風範；小的堂會也不必自我拘謹，不妨考慮與其他在地域上接近，在信仰上相同的其他小堂會合併；教會領袖也不要

斤斤計較權力與名份，務求彼此推讓，充份發揮合而為一的聖經教導，使弱小的堂會合併和重整。如此可以騰出財力、人力和心志，致力於普世宣教事工，因為 **The church does not have a mission. She is the mission!**

(作者現已退休，前任大學浸信會主任牧師，現任香港興華浸信會及興田浸信會顧問牧師)

